

主编◎曹伯植 副主编◎孙鸿亮 曹彬

陕北说书

长篇集（中）

传统曲目选编

曹伯植



延安文史二十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延安文史二十

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

长篇集（中）

主 编◎曹伯植

副主编◎孙鸿亮 曹 彬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 樊高林

副主任 高长天

编 委 马 晔 李和平 雷增高

郭必选 张玉曙 霍满鹏

杜兴顺 高福华 曹树蓬

序

中共陕西省常委、延安市委书记 李 希

延安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中国革命圣地，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经过数千年积淀，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了陕北信天游、秧歌、说书、剪纸、农民画和安塞腰鼓等民间艺术。这些原生态文化具有神秘、空灵、沧桑之特点，极富质朴、热烈、豪放之美感，陕北的历史由此可见一斑，中华民族文化的异彩纷呈也因此得以印证。

陕北说书历史悠久，相传源于西周，盛于唐宋，明清时期达到较高艺术水平。秦汉皇宫里所设“稗官”一职，就是专门负责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弄风俗，并由艺人加工说唱。陕北说书所用“三弦”就是北魏、唐宋时的琵琶演变而来。据《榆林府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陕北说书“韵音飞畅，殊有风情，可及江南之柳敬亭也”。陕北说书短小精悍，演出灵活，随编随唱，不受时间、场地限制，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延安时期开展的新文艺运动中，陕北说书在宣传边区政策、促进“双拥”运动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北说书是陕北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至今仍保持着许多古老、原始的演唱形式和传统曲目，是研究陕北地域文化的“活化



石”。2007年5月，陕北说书被正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从古至今，陕北说书多以师徒口耳相传。随着老艺人们的相继作古，挖掘、整理和保护陕北说书的任务显得尤为紧迫。令人欣慰的是，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继编印《全国政协委员——韩起祥说书》之后，现又将曹伯植同志著述的《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其主编的《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伯植同志长期致力于陕北民间艺术研究，这种笔耕不辍、无私奉献的精神很令人钦佩。我衷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志投身陕北民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之中，努力让陕北的民间艺术像山丹丹花一样，在陕北的沟沟洼洼绚丽开放！

2009年10月

序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刘兰芳

我对陕北说书还是有特殊感情的。2009年5月我和中国曲协的同志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之际，专程去延安，就陕北曲艺，特别是陕北说书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调研。在与延安文艺界的专家和民间艺人的座谈和演出活动期间，大家多次提到一个人——曹伯植，都说他是一位陕北说书的创作实践者，有获奖戏曲、曲艺作品几十篇；陕北现在较出名的一些年轻说书艺人和说书艺术家几乎都经过他的辅导；他还是一位陕北说书的理论研究工作者，现有陕北说书方面的专著两部。

我临返北京的那天，他来延安宾馆看我们。延安市文联的同志给我引见时说：“这就是曹伯植先生，是我们延安研究陕北说书和陕北道情的专家。”我一看，此人其貌不扬，秃顶，花白头发，穿一件灰布衬衫，看上去有70多岁。经交谈，方知他比我还小3岁，才60刚出头，显然是操劳过度。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真有相识恨晚之感。

交谈期间，他拿出他将要出版的《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他主编，孙鸿亮、曹彬为副主编的《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等八本书稿的样本，想让



我为这套丛书写个序言或者写几句话。我为他能一下拿出关于陕北说书的这么多书稿而惊讶，同时也为我们曲艺界（他是我们的曲协会员）有像他这样为曲艺献身的同志而感到高兴和骄傲。这些书的出版，对我们曲艺界，尤其是陕北说书方面来说，是一件好事，也是件大事。它将对陕北说书的传承、研究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曹伯植同志几十年来对陕北说书的抢救、保护、挖掘、整理、研究工作全部是自费，没花国家一分钱。他也是工薪阶层，生活捉襟见肘，现在虽说成了一个小小实业家，但他表示，他的钱都要用到文化事业上。这种对陕北说书的执著与热爱是值得我们广大艺术工作者学习的。我作为中国曲协主席为此说两句话那是义不容辞的。然而一看这么多的书稿，我一下根本看不完，况且我手头的工作又多又急，我只好让他把书稿的电子文本发到我们的邮箱里。而且约定，书籍出版后，必须要给曲协留几套。谈话之后，他到机场送我们回北京。

陕北曲艺人才济济，底蕴深厚，特别是陕北说书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中国曲协非常关注陕北说书的发展。这次我们去延安见到了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出版的《全国政协委员——韩起祥说书》，紧接着这套“陕北说书”丛书8本又是由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正式出版，这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应该为之而鼓掌，为之而欢呼！

我们的地方曲协应该与地方政府和有关单位加强沟通合作，争取得到他们对曲艺工作的支持，共同推动曲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我们也应该争取像曹伯植同志这样的热心人和实业家加大对陕北说书的扶持保护力度，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大艺术人才的挖掘和艺术作品的创新力度，奉献更多的陕北说书艺术精品。

是为序。

2009年6月



聊“陕北说书” 道人世真情

——写在曹伯植“陕北说书”系列前面的话

曹谷溪

我明明知道情感脆弱的人心太软，干不成大事。可是，怎么也无法改变这种与生俱来的习性。看书、看电视剧哭鼻子是常有的事情；朋友获了奖，仿佛自己得到了荣誉，更是激动不已。一个爱激动的人，又常常遇到一些令人非常激动的事情。清明节前后，文友海波寄来他刚刚出版的6部大著、4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各1部。正在我惊呼“中国文坛之奇闻”之际，好友曹伯植老弟又打上门来。他说，“陕北说书”系列要出版8部编著。其中有《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5部《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

“陕北说书”系列不仅填补了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为中华民族非物质优秀文化的保护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情！我知道这是他几十年呕心沥血、艰辛劳作的丰硕成果。

确实，曹伯植的“陕北说书”系列的出版发行，将是一项更令人欣喜、令人激动、令人震撼的文化工程！

伯植和我商定一起去北京拜会德高望重的文艺老前辈贺敬之，



请他为这套书撰写序文。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和伯植都曾得到贺老许多方面的关心与支持。

2009年4月25日上午9点，在延安通过贺老的秘书联系了约见时间。我们准时敲响北京南沙沟贺老家的门铃，柯岩大姐穿着拖鞋为我们开门。我们相互熟知。1985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京西宾馆与女作家杨沫一起照相、拉话，并签名支持我正在发起的“延安文化艺术基金会”活动。她显然比20多年前苍老了许多。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话中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她学着我浓重的陕北腔，幽默地说：“病多哩，虱子多了不咬人！”接着便是一串坦然的笑声……然而，她当年的英姿和《总理啊，你在哪里》的优美的诗章，永远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那天，她知道我们要和贺老说事，一开门便冲着贺老的书房喊：老贺，你的延安客人来了！

贺老是山东人。可是，他向来对延安去的人都非常热情。落座后，我首先转达了延安大学副校长马海平对贺老的问候，并送上延安大学给他的一封请柬。他笑着说：“听说延安的变化很大，我真想再回去看看，医生不容许呀！”一个“回”字，听得人心里火辣辣的。

贺老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身体也不甚强壮。可是，记忆力却好得惊人。我向他介绍曹伯植时，他微笑着说：“我和伯植同志也算有些缘分。1982年，文化部在延安召开全国戏剧年会，他领着延川县剧团为年会表演了一台具有浓郁陕北风味的地方小戏，其中有陕北道情小戏《刘拴回头》、秧歌剧《货郎相亲》，还有眉户小戏，年会代表们说是一台好戏。于是，便邀请县剧团到北京演出，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进行了专场演出。

“当时的伯植，既是剧团团长，也是编剧、作曲和导演，在先后后的交往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1年我去延安，他在延安宾馆送我一盘陕北说书磁带；今天，又送来这么一套‘陕北说书’

系列书稿，实在令人振奋！”

说起陕北说书，顿时勾起了贺老许多美好的回忆。他说：“1940年，我考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陕北农村，深入群众，从带着泥土芬芳的民间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和乳汁。应该说，由我执笔创作的歌词《南泥湾》《翻身道情》，都是用陕北民歌形式进行创作的尝试；我与丁毅执笔创作的大型歌剧《白毛女》，也曾注入了许多民间艺术的元素。”

“1943年，我在延安县川口采风，正巧韩起祥也在那里说书，我记下了他说的许多精彩的段子；不久，我专门邀请他到‘鲁艺’去说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听了他的陕北说书，都连连称赞韩起祥说得好！”

“陕北说书很好，陕北说书就是陕北的叙事诗。是陕北劳苦大众苦难的、爱情的、抗争的史诗！”

在贺老关于陕北说书的议论正在兴头之际，我不失时机地向贺老说明，我们此次来京就是专门请贺老为曹伯植的“陕北说书”系列撰写序文的。

贺老轻抚着厚厚的“陕北说书”系列书稿，深情地说：“首先，我对伯植表示祝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想了多年，想要做又没做成的一件事情。现在，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这是你对文化艺术事业的一大贡献。写了这么多，我很敬佩。”伯植赶快接过话头说：“不敢，不敢！贺老，从年龄上说您是老前辈，您比我父亲大两岁；在文学艺术事业上，您又是大家、名家，您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是啊！”我说，“可是，诋毁者也有。他们脱离历史看人看事，或者出于其他目的，任他去吧！我以为您是人民的诗人，时代的歌手。您的名字和您的诗作，已经和祖国的山河融为一体。在延安宝塔山



的峭崖上,在西安到延安高速公路一侧的大山上,醒目地镌刻着“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住宝塔山。”贺老笑了笑说:“那是他们搞旅游宣传哩!在三门峡、桂林,他们也把我的诗刻出来了。”

“《三门峡梳妆台》和《桂林山水歌》当年我可以倒背如流,现在记不全了。我敢说,这是影响了一代诗风和几代读者的诗歌名作!”

贺老又把话题转到“陕北说书”上。贺老问韩起祥的书出版了没有,伯植说:“韩老的书词还出版了不少,可是还有那么多陕北说书散落民间,为了使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我努力把经典的陕北说书曲目全部整理出版。”贺老接过话头说:“陕北说书好呀,民间有许多艺术天才,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是我的老师,他创作了《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等许多新书,在解放区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我曾收集了不少关于陕北说书的资料,想做一些研究,但是我没有做成。你完成了几代人的夙愿,意义重大。本来,我应该为这套书说几句话,可是现在不行了。去年住了一次医院,今年好些,但还有毛病,脑子也不好使了。再也不打算留什么文字性的东西了。很遗憾,这次我不能为你写序了,请你原谅!”

贺老略微停顿了一下说:“为了更隆重地推出伯植的这套“陕北说书”系列,我题写书名,就让谷溪写序吧。”我忙说:“不行,不行。如此重任,我怎敢承担!”贺老说:“怎么不敢承担呢?你几十年来一直为陕北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而奔波,支持了那么多文学青年,你有资格写,你必须写。”哎呀,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柯岩大姐说“虱子”的那句话,给别人头上放的虱子放在了自己的头上!

贺老见我犹豫,便鼓励我说:“你写的时候,可以把我的观点和我的话用上,大胆地写,对这件事就应该大力张扬!”

贺老的一句话提醒了我。记下与这位文艺老前辈意重情深的一席谈话,不就是“陕北说书”系列的一篇现成的序文么?

2009年中秋于志丹县

目 录

九美图	(1)
玉簪记	(121)
刘公案	(191)
杨宗英下山	(252)



九 美 图

大明一统震乾坤，
成化皇爷坐北京。
成化皇爷北京坐，
文武八百定太平。
四百文，四百武，
文武八百定太平。
东不犯，西不乱，
无有贼寇要江山。
马打南山吃饱草，
刀枪进库乐太平。
有一家大臣他姓阎，
官居最高宰相官。
这人名叫阎平直，
北京保王坐朝廷。
他在万岁殿上常走动，

当今的皇上他信任。
皇上听了阎平直的话，
把满朝的文武已解散。
大官全家走三遭，
把一些小官辞回家。
害了多少好忠臣，
你看这阎平直狗奸臣。
害了别人且不讲，
害了康家一家人，
康家满门受疾苦，
害煞了柯家一家人，
满朝的大臣都害尽，
他要害胡家实苦情。
要知胡家怎么害，
明公你不知另外听。

话说阎平直宰相，心谋下个灭王，万岁殿上常奏本，害了许多的大忠臣，把大官杀，小官辞回家不算，还害了郭家满门、康家一家、柯家一家。这些不算，他还想害胡家。要知害胡家怎么行，我给你仔细讲来。



家住陕西省华阴县，
珍珠巷里有家园。
此人姓胡叫胡正月，
官居北京护国公。
他的婆娘李氏女，
一母所生五条根。
长子名叫胡碧大，
万岁殿上大将军。
二子名叫胡碧华，
三宫六院把彩门。
三子名叫胡碧恒，
边关领兵掌大印。

四子名叫胡碧相，
三宫六院招驸马。
五子最小叫胡碧松，
胡碧松看家孝母亲。
拿大刀，提千斤，
插柳射箭学本领。
他娘今年六十六，
八月十六要拜寿。
八月十六就要到，
随后再说北京城。
北京说了哪一个，
明公不知另外听。

话说胡正月，在朝护国公，儿子五条根，长儿胡碧大大将军，二儿胡碧华三宫六院把彩门，三儿胡碧恒边关领兵掌大印，四子胡碧相三宫六院招了驸马，五子胡碧松今年一十八岁，拿大刀，提千斤，插柳射箭学本领，看家孝母在家中。八月十六，他老娘生日寿诞到了，胡正月父子，国家大事甚忙，不能回家，只好叫婆娘、娃娃回家拜寿，只有四子胡碧相，身坐三宫六院，御撵宫里招驸马，全家能回。再说胡碧大、胡碧华，叫妻子回家尽孝一回。

胡碧大，胡碧华，
两个妻子要回家。
妻子都坐八抬轿，
鸣锣战鼓就起身。
只听大炮三声响，
人马出了北京城。
说书的难说两家话，

按住这家说那家。
回头说了别家事，
再说三爷胡碧恒。
胡碧恒边关领大兵，
不能回家看母亲。
只靠手下家人叫胡富，
胡富领他的家眷回家中。



说书的难说两家话，
按住这家说那家。
回书说到华阴县，
再说众位小家人。
众家人，门前站，

忽听鸣锣战鼓一哇声。
鸣锣战鼓前引路，
后来又搭乘轿几顶。
忙忙来到大门外，
连把家人叫几声。

众家人，往进传往进传，报知胡太太得知，北京他的大儿、二儿有国家大事，不能回家，儿媳回家替丈夫拜寿。

众家人穿宅过巷来到府中，“胡太太在上，只听大炮鸣锣前引，北京我二位老爷，国家大事，不能回家，只有太太回家拜寿尽孝，报与你老得知。”

胡夫人一听，高兴哈哈大笑，叫快快接迎。

胡夫人，高了兴，
儿媳就要转回门。
派一支人快接迎，
大炮连鸣动了身。
只听鸣锣战鼓响，
人马轰轰进了门。
两个儿媳下了轿，

大人娃娃跪倒身。
大人娃娃双膝跪，
要拜几十岁的老母亲。
倒把媳妇忙搀起，
忙忙进了上房门。
说书的难说两家话，
忽听西门有动静。

“家人，往进传，往进传，报给胡老太太得知，他三子有国家大事不能回家，打发他手下家人胡富，带领家眷，回来给她老尽孝拜寿。”

“报胡老太太得知，忽听西门鸣锣战鼓有动静。我家三老爷，边关领兵，国家大事，不能回家伺候太太，命手下家人胡富回家给你老拜寿来了。”胡太太一听说：“快快接迎。”

太太这边传了命，
命令家人快接迎。

鸣锣战鼓前引路，
细吹小打随后跟。



胡富一家回到府，
一见太太跪倒身。
大人娃娃双膝跪，
要拜几十岁的老母亲。

儿媳都把老娘叫，
各位小孙把奶奶称。
说说笑笑好热闹，
忽听东门客来到。

“众位家人，禀知胡老太太得知，我是他四子胡碧相，带领家眷回来给她尽孝拜寿。”

“禀太太得知，又回来我四老爷，驸马千岁，带领家眷皇姑，给你老拜寿回来了！”一家哈哈大笑，“快去接迎。”

大炮赛过惊天动，
小炮赛过麻子铃。
一班粗吹前开路，
一班细吹紧相跟。
鸣锣战鼓一哇声，
大炮连连接回门。
胡太太，讲一阵，
驸马千岁转回门。
驸马千岁接的驾，
他引皇姑这娘娘。
一家人口都跪倒，
先论君来后论臣。
前边跪倒胡夫人，
众位家眷左右分。
两拜三拜拜真君，
公主今天回了门。
拜了驸马忙爬起，
最后皇姑跪倒身。

皇姑驸马跪倒地，
论罢君臣再论亲。
两拜三拜拜弟兄，
拜了几十岁的老母亲。
论了君臣回宿舍，
说说笑笑后边盛。
一日两，两日三，
三三见九好几天。
但见老娘寿诞到，
今天拜寿好热闹。
细吹小打好红火，
鸣锣战鼓闹哄哄。
吃吃喝喝尽孝心，
亲戚六人乱动动。
正当中午动了工，
要给老娘把酒斟。
把老娘引到酒堂里，
把老娘安在上席顶。



全家人口都跪倒，
都给老娘把酒斟。
叩头施礼斟下酒，
都给老娘来拜寿。
拜寿就要把酒看，
男一盅来女一盅。
老夫人，哈哈笑，
今天寿诞办得好。
说说作作酒席起，
各回宿舍好安身。
老夫人的寿辰且不论，
常随丫环不离身。
一场大祸不得了，
胡太太着巫病不轻。
胡太太得病太得猛，
不防猛猛栽到流平地。
口里断了鸳鸯气，
鼻子里走了两股风。
当时死了胡夫人，
常随丫环着了惊。
又是哭，又是嚎，
当院里喊叫不住声。
惊动惊动多惊动，
惊起驸马他跑得紧。
全家老小着了惊，
大家都来待客厅。
一看老娘直哭得紧，
啊呀口里断了鸳鸯气，

鼻子里走了两股风。
一家人口抱住哭，
有的哭，有的嚎，
有的急得双脚跳，
有的急得双手搔，
有的急得就碰脑，
哭一阵老娘好苦情。
总以为今天寿诞好，
谁知死了好苦情。
哭得老娘真可怜，
你怎么能忘掉你的寿诞。
驸马两口哭伤心，
三个儿媳泪纷纷。
众位孙子抱定哭，
哭我的祖母好苦情。
哭了祖母好苦情，
你叫孙孙怎么成。
老夫人——
鬼门关里鬼打话，
忽听耳边有人声。
有人吟——
慌忙一时睁开眼，
一家人口哭皇天。
强打精神开口叫，
先把众人叫一声。
你们为什么哭声动，
为什么两眼泪洒襟。
有人有语便开言，

